

# 玛珥湖畔

斯 雄



对水质的讲究，是生活水平提高的一种表现。我平常有喝茶的习惯，刚到长春工作时，当地人推荐用泉阳泉矿泉水泡茶，说是产自长白山，水源地在深山深处。饮用后，感觉还不错。

今年夏天，去白山市下属的靖宇县，这里正是长白山深处。本来是去了解医药产业发展情况，主人随口说的一句话，倒引起我更大的兴趣：因为这里的水好，农夫山泉、娃哈哈、恒大冰泉、康师傅等10多家知名矿泉水企业，都把水源地设在这里。

当地一位专门研究水的专家，讲了个故事：“有一次去小超市买矿泉水，店家递过来一瓶。我一看，是纯净水，不是矿泉水，让他换。店家不解，而且不大高兴，觉得我这个人怎么这么矫情。”听得我也一头雾水：瓶装水不都叫矿泉水么？

“这确实是个误区。瓶装水，现在规范的说法叫包装饮用水，早期分为三大类：天然矿泉水、纯净水、天然饮用水，成分不同，来源也不同。天然矿泉水是直接取自天然或人工钻孔而得的地下含水层的水，含有多种矿物质和特殊化学成分。首要的标准是9种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化学组分——锂、锶、锌、碘、硒、偏硅酸等，必须达到相关指标要求，方可称其为天然矿泉水。”

如此专业的知识，作为普通消费者，一般不太可能知道这么多。看来，之前被商家“忽悠”的人，肯定不只我一个。

到白山后才知，吉林长白山饮用天然矿泉水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偏硅酸型、锶型、碳酸型和偏硅酸与锶复合型等多种类型。经权威鉴定，长白山矿泉水总体的口味和质量与世界著名品牌矿泉水相近，部分指标还优于一些世界著名的矿泉水。

在靖宇县境内，目前已发现矿泉47处，均为自涌泉，水量丰富，水质良好，口味纯正。早在2000年，靖宇县就被中国矿业联合会天然矿泉水专业委员会命名为“中国长白山靖宇矿泉水”。祖祖辈辈生活在长白山原始森林饮用天然矿泉水的人们，从无地方病史记。守着如此优质的水资源，靖宇县在水源地一带专门设立长白山天然矿泉水靖宇水源保护区管理局，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特意选择一处相对较近的泉眼——鹿鸣泉，带我们去现场感受一下。

徒步穿行在密林深处的简易小道，两旁树木参天，阳光照不进来，树干都湿漉漉的，长满苔藓，沿途蚊虫飞舞，空气中弥漫着潮湿草木的味道。伴着潺潺流水声，走了

约半小时，来到一汪直径两米多的圆形泉眼，水不深且清澈见底，底部有四五处冒着水泡儿，清水汩汩涌出。水流形成一条三四米宽的小溪，缓缓流向远方。

用一根细树枝搅动泉水水底细沙，可见几只约1厘米长的小动物在快速游动。陪同的人说，这是钩虾，对水质要求非常高，有它出现，证明水质好，舀起来就能喝了。

多年来，靖宇水源保护区管理局通过实施生态移民、植被恢复、矿泉水监测、立体性巡护等一系列措施，为矿泉水保护、开发打下良好基础，保护区内火山群、矿泉水群、动植物、微生物等良性循环，已经形成和谐稳定的生态环境。

管理局制作的宣传片中，无人机俯拍的一个湖泊镜头，让我眼前一亮：湖面呈规则的圆形，湛蓝色的水面仿佛一面硕大的圆镜，镶嵌在郁郁葱葱、色彩斑斓的广袤森林中，让我联想到地处贵州大山深处，当今世界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的造型。

管理局的人告诉我，这是火山地貌特有的湖泊，叫玛珥湖，位于白山市靖宇县，当地称作四海龙湾玛珥湖。湖面近乎正圆，直径750米，最深处达53米，水位雨季不涨，旱季不减。

玛珥的英文为“Maar”，即海的意思，中文曾译为“低平火山口”。火山爆发活动形成的湖泊，通常有两类，一类是火山口湖，另一类是堰塞湖。著名的长白山天池就是火山口湖。玛珥湖区别于其他火山口湖的特点是，平地爆发，蒸汽、泥石流同时喷发后形成低平火山口湖。

视频中展示的画面实在太美，我迫不及待地想去实地看一眼。工作人员略显为难，说那里比较偏远，尚未开发，路况不好，当天恐怕来不及。

好在没过几天，我们又到位于通化市辉南县的吉林龙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有7

个玛珥湖，呈北斗七星状排列，分布在方圆不足30公里的范围内。数量之多、成因之典型、保存之完整，国内罕见，被火山地质专家誉为“中国空间密度最大的火山口湖群”，是世界上最典型的玛珥湖群之一。

龙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书记张吉顺陪同我们来到玛珥湖畔，一起登船游览。该湖名叫三角龙湾，湖面海拔722米，水域面积46公顷，最大水深88米，经探测和考证，是60万—100万年前两个火山口同期喷发形成的一处孪生火山口湖。沿岸曲折有致，因水面呈三角形而得名。

湖水碧绿幽深，四季清澈，四周岭翠山青。悠悠碧空之下，一切都显得那么纯净、清新，自然天成。

玛珥湖的景致，或许流于简单、原生态，但这种原始和纯粹，正是一种难得的美，容易使人忘我的美。荡漾在玛珥湖上，有一种被净化的感觉，没有了那些身处闹市喧嚣中的烦恼。

午饭的时候，我和张吉顺热烈地探讨起保护区未来的远景。他说他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我顺口问他：“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家是1960年由我爷爷带着从山东安丘过来的，长辈原来是这里的伐木工。龙湾原先曾有一个以木材生产和森林抚育为主营项目的林业企业，年采伐量6万立方米左右，历经近40年的采伐作业，到20世纪末，这里的可采资源已近枯竭。2003年成立龙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龙湾的广袤森林和玛珥湖群才走上生态保护与生态旅游并重的新路。”

张吉顺说，“我家祖孙三代从伐木人到护林人，经历并见证了龙湾之变：爷爷那一辈主要是人工采伐，到父亲那一辈是机械伐木，到我这一辈，改为停伐护林、旅游开发了。”

“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什么？”“我们吃的是祖宗饭，好山好水好地方，也需要好好保护。停伐之后，植被好了，涵养的水多了，水质也有保证了。蓝蓝的天空蓝蓝的水，看起来始终很美。”

可能因为小时候在河湖边长大，我对水始终抱有一种天然的亲切与亲近。离开辉南返回长春的路上，“天眼”般湛蓝的玛珥湖，一直在脑际闪现。

水，是大自然的恩赐，固然难得；人类的珍爱和保护，其实更为关键、更加可贵。毕竟，水美，世界才会更美。

今年5月，秦怡老师去世的消息传来，我身处西班牙，只能在遥远的巴塞罗那那挥泪向秦老师告别，愿她老人家一路走好，在天堂安息。

和秦老师最初交往是在2003年冬季，我们邀请孙道临和秦怡两位表演艺术家到西班牙参加中国和西班牙建交30周年庆典活动。那时，秦老师已是耄耋老人，但走路的姿态、讲话的声调、看人的眼神一点没有高龄老人的步履蹒跚和老态龙钟，她在朗诵诗“一个人的生活只有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时，目光炯炯，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有次在秦老师家里，我问他，大家都觉得很费解，为什么您有如此健康的体魄，而且皮肤这么好？秦老师回答，我的生活信念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算了”。我听后很是不解，如何理解这个“算了”？秦老师笑笑说，这个“算了”就是不去和人计较，不说斤斤计较，就连吨吨的重量我都不去计较，这就是“算了”的含义。秦老师接着跟我述说了很多她遇到过的艰辛的生活往事。

2005年，有家企业举办成立5周年庆祝大会，邀请秦怡出席并表演电影片段，秦怡答应出席，但条件是不准借机做广告。事后，那家企业居然在媒体上刊登出大幅广告照片，把秦怡当作他们企业产品的代言人。秦怡非常气愤，一怒之下将这家企业告上法庭，后来那企业派人来向秦怡道歉，恳请秦怡撤诉，最后秦怡也是用“算了”“给人家一条活路吧”的理念作了撤诉的决定。企业负责人听后很是感动，称秦怡用行动教育了他们对好企业的理念和准则。

这就是秦老师的大度和她“算了”的人生理念，也是秦怡老师能活到100岁的缘故之一。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2017年巴塞罗那那比克国际电影节授予秦怡终身艺术成就奖的事。比克国际电影节主打亚洲电影，每年选一个国家作为协办国，被选上的国家可以以多一倍数量的电影参赛。这年的电影节，中国被选为协办国，电影节还邀请巴塞罗那孔子学院参与电影节评选工作。巴塞孔院向电影节组委会提议设一个终身艺术成就奖给中国表演艺术家秦怡，并邀请秦怡来西班牙的比克接受电影节颁奖。巴塞孔院中方院长委托我转告秦怡老师。此时，我正正好在上海，马上去秦老师家将此佳音告知秦老师。秦老师听后非常高兴，她仔细询问了比克电影节的情况以及何



## 难忘秦怡老师

王 方（西班牙）

时动身等问题。但秦老师说，她必须征求医生的意见。两天后，秦老师告知我，她赴西班牙的申请没有得到医生的许可，因为去欧洲参加活动，不仅路途遥远，时间过长，万一有个紧急情况，身边又没有医生陪伴，危险系数很高。

电影节组委会请秦老师在家里录制一段获奖感言用于在颁奖仪式上播出，同时秦老师委托我代她在电影节上领奖。秦老师速度极快地将获奖感言写好，并用大字写在大纸上以便边看边念，我请来摄像师和灯光师朋友在她家里仅用了45分钟就将获奖感言录制完毕。

电影节上，比克市长亲手将秦怡终身艺术成就奖交到她的手里，并叮嘱我一定要将奖状亲手交给秦怡，市长说，这是我们电影节开办以来颁发的第一个艺术成就奖，合下一片掌声。接着播放秦怡的电影片段和她录制的获奖感言。西班牙电影界同行都啧啧称赞秦怡是不折不扣的东方美人，颜值一流，演技一流，给她授予终身成就奖也是比克国际电影节的光荣。

我拿着奖状匆匆赶回上海，但此时秦老师已因健康原因住东方医院，我又匆匆赶到医院将奖状亲手交到秦老师手中。秦老师很高兴，她说，我一生也得过一些奖，西班牙的艺术奖还是第一次，因此很欣慰。当时秦老师的精神状态很好，和我们聊得眉飞色舞，她希望有生之年二度访问西班牙，她说：西班牙真美，很喜欢这个热情奔放的国家。

2020年，我正准备回国看望秦老师，孰料疫情来袭，回国和探望秦老师成为奢望。原本预计今年年底应该可以实现回国探望秦老师的愿望，孰料今年5月竟传来她逝世的消息，让我悲伤无比。2017年的医院一见，成了我和秦老师的最后一面。

秦怡老师“算了”的人生理念也在鼓励我，时时要做“算了”的决定。

## 心中有山水

吴颖丽

在秋光烂漫的时节，我又一次驱车80余公里，赶赴金海湖的秋天。

浸淫在金海湖的山水斑斓里，我不由得遐想，也许，爱上一座城，应该是在爱上这座城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开始的。

不是么？每当我们追忆故乡，脑海里首先浮现不绝的，不就是那些亲切的山山水水么？我出生在呼伦贝尔，确切地说是呼伦贝尔市额尔古纳旗。从初中一年级离开额尔古纳旗，成为海拉尔二中的住校生，我从此远离那片山水，由海拉尔而哈尔滨，由哈尔滨而北京，走上了许多僻远之地的孩子们们所共同走过的去乡求学、自我发展之路。转眼在再到中年，也算是走过了万水千山、见过了世间风景的人，然而你要问我，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回故乡去。”

故乡于我，最不能忘的，当然就是那条蜿蜒流淌的额尔古纳河。小时候，那是年轻俊美的父母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和弟弟常去光顾的地方。在那条河边，母亲会悠闲地清洗她心爱的衣物，父亲会怡然自得地垂钓休闲。而我和弟弟，不是用空罐头瓶舀小鱼儿，就是躺在河畔的青草地上，晒着午后温暖的太阳，做着只有年少时才会做的梦。每每忆起那段时光，我的鼻翼间似乎还会飘过那丝丝缕缕的青草香，那再也找不到的芬芳。

1986年，我考入东北林业大学，在美丽的冰城哈尔滨，我度过了宝贵的大学时光，遇见了属于自己的爱情，并走上了人生中第一个工作岗位。回眸在哈尔滨度过的15年光阴，最令我怀念的，还是松花江上的太阳岛，那是我和大学室友常去游玩的地方，也是父母第一次到哈尔滨看我时一起饱览江上美景的地方。而斯大林公园的江边人行道，则是我和爱人谈恋爱的打卡步道，更是我们

在婚礼当日拍摄了许多难忘瞬间的外景地。我想，这些镜像中的我和他，还有松花江步道上那些亲切的松林，以及投射在松林间的那些斑驳的暖阳，就是那段光阴里最美丽的珍藏，最美好的梦乡。

而金海湖这个山水收获，则是我到北京工作多年之后的意外惊喜。

2018年秋天，为了陪爸妈看看京郊还没看过的风景，我在网上搜索，无意中看到了关于金海湖的简介。“哦？北京还有这么个好去处？要不咱就去转转？”爸妈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金海湖，得名于它所依傍的那座大金山和它所坐落的海子村，以及那一池波光粼粼的碧水。

平谷县志记载，清康熙十八年即1679年，平谷、清河一带曾发生大地震，形成了一处河峡谷，就是金海湖的前身。1959年，当地15000多名群众勠力苦战，就地辟建了水库，并亲切地命名它“海子水库”。海子水库解决了当地蓄洪、发电、灌溉等生产生活的最主要水源问题，是平谷区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北京市四大水库之一。上世纪90年代初，金海湖又凭借它85%的森林覆盖率和6.5平方公里的广阔水域，成为集北京市首批市级风景名胜、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等美誉于一身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为东方白鹤、黑鹤、大天鹅、灰鹤等60多种珍稀禽鸟的重要栖息地。作为“生态平谷”的金名片，金海湖吸引着爱山爱水爱自然的人们一次次来到平谷。

我和爸妈第一次看到金海湖的时候，正逢它多姿多彩的秋日盛景，那秋阳的柔软、秋风的和缓、秋水的激越、秋叶的浪漫，至今仍记忆犹新。而彼时那溢满心头的山水芬芳，与爸妈嘴角浮现的笑意一起，沉淀在我记忆深处，温暖明朗，如梦如诗。

做一个心中有山水的人是幸福的，因为山水之间可容梦。

## 想念黑板下的课堂

卫建民

我是在黑板下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的。因此，现在看到有老师站在讲台讲课的图片，内心就涌现出温馨的记忆。最近，看到关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邓小南教授的一篇报道，谈到邓教授正在讲解她的板书。她说，退休前，她还要写板书，给学生讲一次课。记忆里的许多科学家授课，从爱因斯坦、汤川秀树到钱学森，都有在黑板下授课的照片。

还在编杂志时，我有一位老同事寄来一篇回忆他中学老师的文章。我看过后，就在网上找了一张图片配文，请编辑部排版时参考。我找的图，是中国美术馆藏画：一位老教师站在讲台上，头发灰白，蓝色中山装上沾满粉笔末，像雪花飘洒在身上。粉笔末洒落在他的头发，不知哪是他的白发，哪是催他早生华发的粉笔末？

曾在读书时看到，有老教师自嘲，说他的职业是“孩子王”“教书匠”“吃粉笔末的”。过去的粉笔，好像是以石灰为材料，粉尘呛鼻，但还是有成千上万从师范培养出的教育工作者前赴后继，一代又一代走上“吃粉笔末”的光荣岗位。

当小学生时，我们坐在教室，天天看着老师转过身去，在黑板上书写；再转过身来，用教鞭讲解他的书写。一堂课结束，班上的轮值生跑到讲台，踮起脚尖，用板擦擦掉老师一笔一画写下的字。少年时能跑上讲台擦一次黑板，也觉得光荣。天天，月月，年年，我们在有黑板的年代上学，记忆里也有粉笔末呛鼻的味道。有一年，我刚升入五年级，上数学课时被老师叫上讲台做一道试题。数学是我的弱项，我捏着粉笔在黑板上拉开歪歪斜斜的式子，老是算不对，自己急得哭了。老师见我的窘状，他先慌了，连忙安慰我，不怕不怕，先下去。我低头走下讲台，听到了同学的窃笑，羞得无地自容。

从小学到大学，我们都是以黑板为媒

介，与敬爱的老师建立教与学的亲密关系。

在《张政烺先生学行录》里，他的两位老学生忘不了他当年在讲台上的形象：“他每次上课，总是用布包袱包了一大堆书，带到课堂上。有一次，黑板上没有板刷，张先生并没有吩咐学生为他找板刷，而是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衣袖擦黑板。按当时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毛呢料的中山装还是相当贵重的。当我惊异之余，张先生拍了拍衣袖上的白灰，继续授课。”这是195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上课时看到的张先生，回忆者是历史学家王曾瑜。

时间倒回1950年，历史系的学生萧良琼在《纪念好老师张政烺先生》中说：“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张先生的辅导课，每周下午，张先生有一次辅导课，地点在北大图书馆的地下室。每到辅导时间，张先生准时坐在那里看书。最初学的同学多，提的问题多与上课内容有关。后来，去的人就少了。因为有些听不清楚的人名、地名，张先生会写在黑板上，我们也逐渐听懂了张先生带着浓厚胶东口音的讲授。北楼的暖气烧得很热，张先生有时讲得满头大汗，他一面解开领口，一面掏出手绢擦汗，边擦边说，热！热！热得我糊里糊涂！我讲到哪里去了？热字在张先生口中发出的是‘夜’字音。他这番慌乱，引得同学们低头暗笑，而此时的张先生已经把袖口上沾的粉笔灰抹到大襟上，胸口前变得一片白了。”

那时的大学，老师在课堂和课外辅导时，是像张政烺先生如此教书的。

张先生的学问有多好呢？中华书局的黄克在回忆张先生时说，张先生无史不通。在整理点校二十四史时，主事者问张先生搞哪一部？张先生答：你们看啥办吧，剩下的给我。结果，他负责的《金史》质量很高。黄克回忆说，倒不是张先生专攻金史，而是他



无史不通。

我读张先生的书，读别人回忆他的文章，不知为什么心里老记挂着一个站在讲台上的、朴讷的、带胶东口音的好老师。黑板、粉笔，用衣袖擦黑板的好老师，怎能让人忘记！

教育的时代、环境、教具的变化，绝不是小事情。当年，我们坐在教室里，每天看到的是黑与白的交替轮换，有如感受白天与黑夜的交替反复，心里是对时间的感受和专注。黑与白这两种基本色，从学生专注的双眼到黑板的直线距离，既丰富了我们的知识，也支撑了我们的心理结构。最重要的是，有好老师在一笔一画地写给我们看，像春雨一样撒在我们头上，滋润我们的心田。

电化、网络、函授、PPT，现代化的教学，谁能说不好？只是，像今日医院普遍使用进口器械检查诊疗一样，病人仅仅与高科技的医疗器械发生关系，医生的人文关怀隐遁在了背后。我为什么感到医生戴着听诊器，用手摸着我的脉搏，轻轻问候一声才算看病？我为什么想念有黑板粉笔和好老师的课堂？为什么高科技缩短了时空，却拉大师生之间的距离，教与学好像存在那么一层模糊的绝缘体，学生对老师陌生？我不明白。但我理解华中科技大学的涂又光先生，即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第一位译者，为什么在进入21世纪后，他还手握粉笔，坚持站在黑板前讲课。我还看到，如今在大学校园里，依然有坚持不用PPT讲演和讲课，而是吸引听众集中精神专注于“讲者”的老师。多么可贵！黑板粉笔好老师！